

「垃圾桶哲學」：當他是「小弟」時，別人不願做、不屑做的工作，他就甘之如飴地搶過來做，也就是說，把自己當作「垃圾桶」，而其實，增加了自己的容量，也使別人幸福。

台北有一個比較不為大眾所知的文化地標，亞都飯店。一棟不現代、不漂亮的大樓，處在不時髦、不熱鬧、非常小市民氣味的民權東路上，卻是台北文化界特別熟悉的一個聚會的點。記得海德堡大街上一家旅館，每次經過，我會想到，雨果、左拉在這裡住過。也記得威瑪廣場上一家旅館，歌德、巴哈、李斯特、托馬斯曼在這裡住過。托馬斯曼的一整部小說在裡面寫成。旅館就像老樹、老房子、老街，盛載著一個城市含蓄的情感和記憶。如果在很多年後有一天，亞都打開它記憶的本子：多明哥、高行健、馬友友曾經在這裡停留；胡德夫曾經在這裡駐店演唱；楚戈曾經在這裡過七十大壽；多少文人藝術家曾經在這裡向企業募款，在這裡密商一個思想雜誌的誕生，在這裡討論精緻藝術如何可以下鄉.....

亞都不是紫藤廬，和紫藤廬有「階級」差異。但是在不同的「階級」平台上，都有文化的據點，正是台北文化的可愛之處。

一個五星級的酒店，本來應該是一個單純的「資本主義」的據點，設法賺錢就是，何以變成一個累積記憶的文化據點？自然是由於主事者對於這個城市有心：他對這塊土地有強烈的認同，對於文化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沒有這些，一個酒店再好也不過就是全球化的自動運輸帶上一個標準作業連鎖環節罷了。

嚴長壽從一個沒有大學文憑的跑腿「小弟」變成跨國公司的總經理，又把一個客觀條件不好的亞都變成一個文化地標，是一則傳奇。人們追問「嚴總裁」成功的原因，他曾經舉過「垃圾桶哲學」來回應：當他是「小弟」時，別人不願做、不屑做的工作，他就甘之如飴地搶過來做，也就是說，把自己當作「垃圾桶」，而其實，增加了自己的容量，也使別人幸福。

四月，胡德夫開演唱會，我特別飛回台北。香港的朋友們很驚訝：胡德夫是什麼人？於是我嘗試著解釋：他是個原住民，唱歌寫歌的，長得像流浪漢，唱得像吟游詩人，他是台灣文化史的一個標誌。當所有的人都在學唱美國人唱的歌時，他開始和幾個朋友譜自己的歌，寫自己的詞，表達自己的感情。這個「自己」，指的是他腳踩的土地，他熟悉的人，他信仰的東西，他習慣的語言。人們因他的才華而特別「寶貝」他，但是他的藝術家性格又使得他的現實生活特別坎坷，頭都白了，才出第一張作品。所以我要去。

當天晚上，為這個赤腳的吟游詩人，台北可是「冠蓋雲集」；官帽和桂冠，在朝的和在野的，曾經是伙伴現在是敵人或者曾經是敵人現在是伙伴的，曾經有過理想和熱情的，全部到場。

在台北，文化史的起承轉合章節，特別清晰。

演唱結束之後，熱情一時揮散不去的文人吆喝著湧到一個巷子裡的小酒館「續攤」。幾十個人，在酒酣耳熱中，辯論三十年前的「革命理想」，回憶吉光片羽的斯人斯事斯地。聲音愈來愈大，夜愈來愈深，一批人起身走了，另一批人才剛鑽進來加入。自詡風流的文人和英勇不再的革命家手裡拿著酒杯高談闊論，嚴長壽在一旁忙著拿杯子，開酒瓶、點小菜，斟酒，問每個一頭闖進來的總編輯或主筆或前國策顧問：「你喝什麼？」

沒人注意到，是「總裁」在當「小弟」。

鬧到隔天清晨兩點半，人真的散光了，我和他最後走出小酒館，小巷裡一片黝黑，我才知道，他一早要趕到機場，飛新加坡開會。我萬分抱歉：「太對不起了，把你拖到現在。」他微笑著說，「應台，不留也不行啊。總要有人付帳吧！」

付帳？嘎——整夜的觥籌交錯，從頭到尾沒一個人問過誰付帳的事，文人和革命家，每個人都是拍屁股就走了。

就在那深夜的小巷裡，我楞住了。一瞬間明白了，什麼叫「垃圾桶哲學」。

導讀：

龍應台，祖籍湖南衡山，1952 年生於臺灣高雄。1974 年畢業于成功大學外文系，後赴美深造，攻讀英美文學。1982 年獲得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後，曾任教於美國、台灣、德國多所大學，臺北市文化局長等。此後客居香港，先後擔任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大學的客座教授。

1984 年出版《龍應台評小說》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余光中稱之為「龍捲風」。1985 年以來，她在臺灣《中國時報》等報刊發表大量雜文，小說評論，掀起軒然大波，成為知名度極高的報紙專欄作家。以專欄文章結集的《野火集》，印行 100 版，銷售 20 萬冊，風靡臺灣，是 80 年代對臺灣社會發生巨大影響的一本書。1986 年至 1988 年龍應台旅居瑞士，專心育兒。1988 年遷居德國，開始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任教，開臺灣文學課程，並每年導演學生戲劇。1988 年底，作為第一個臺灣女記者，應蘇聯政府邀請，赴莫斯科訪問了十天。自 1995 年起，龍應台在上海《文匯報》筆會副刊執筆「龍應台專欄」，與大陸讀者及文化人的接觸，使她開始更認真地關心大陸的文化發展。在歐洲、大陸、臺灣三個文化圈中，龍應台的文章成為一個罕見的檔案，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著有《野火集》、《銀色仙人掌》、《百年思索》、《面對大海的時候》等作品。

龍應台文章的魅力，擅長借助其敏銳的現實觀察能力和獨特的思維方式，在看似平常的生活現象中找出本質聯系，挖掘現象背後的心態和觀念，針砭時弊，在肯定人的價值的同時，倡導建立一個現代、合理、富有價值和尊嚴的人生價值觀。她前期的雜文以豐富的事實、澎湃的激情、咄咄逼人的道德勇氣、論辯式的說理表現不尋常的智慧見長。我們不可否認龍應台的雜文客觀上繼承了魯迅、賴和的批判精神，為台灣的雜文園地增添了一朵奇葩。

1988 年旅居瑞士之後，龍應台並沒有放棄對台灣的關注。《人在歐洲》中，她依然想念那個「一身病痛但生命力強韌的地方」。霧氣浮動的湖邊，那悠閑自在的天鵝，使她嘆息臺北那些「缺少愛生觀念的孩子和那個不愛生的社會」（〈燒死一隻大螃蟹〉）。她站在「地球村」公民的高度來觀察社會、分析社會問題，將台灣的社會問題與現象納入國際社會的大背景中，敏銳的捕捉到她對現實的關注點。做為地球村公民的「人」的概念又得到了放大和擴展。

本文龍應台為嚴長壽《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一書所寫的跋，可以說是她對嚴長壽一生尋覓企業的使命與價值，扮演人文城市人的深切肯定，給予現代許多文明時尚人，讓他們找到另一種思考方向。

人間福報周慧珠〈【書與人】在人間做天使〉書評附錄於下。

【書與人】在人間 做天使

2010/05/17 人間福報 周慧珠/文

嚴長壽的《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書後，龍應台寫了一篇文章「在一個有文人的城市裡——龍應台寫給嚴長壽」，裡面提到赤腳吟遊詩人胡德夫開演唱會，冠蓋雲集的盛況；「官帽和桂冠，在朝的和在野的，曾經是伙伴現在是敵人或者曾經是敵人現在是伙伴的，曾經有過理想和熱情的，全部到場。」

最最耐人尋味的是「演唱結束之後，熱情一時揮散不去的文人吆喝著湧到一個巷子裡的小酒館『續攤』。幾十個人，在酒酣耳熱中，辯論三十年前的『革命理想』，回憶吉光片羽的斯人斯事斯地。聲音愈來愈大，夜愈來愈深，一批人起身走了，另一批人才剛鑽進來加入。自詡風流的文人和英勇不再的革命家手裡拿著酒杯高談闊論，嚴長壽在一旁忙著拿杯子，開酒瓶、點小菜，斟酒，問每個一頭闖進來的總編輯或主筆或前國策顧問：『你喝什麼？』

沒人注意到，是『總裁』在當『小弟』。

鬧到隔天清晨兩點半，人真的散光了，我和他最後走出小酒館，小巷裡一片黝黑，我才知道，他一早要趕到機場，飛新加坡開會。我萬分抱歉：『太對不起了，把你拖到現在。』他微笑著說，『應台，不留也不行啊。總要有 人付帳吧！』

付帳？噁——一整夜的觥籌交錯，從頭到尾沒一個人問過誰付帳的事，文人和革命家，每個人都是拍拍屁股就走了。

就 在那深夜的小巷裡，我愣住了。一瞬間明白了，什麼叫『垃圾桶哲學』。」

每次讀到這裡，忍不住要「噗嗤」笑出聲音來。多麼可愛的阿 Q！說嚴 總裁是阿 Q 真是有點兒「大不敬」，其實，我的內心可真是充滿了尊敬！「有容乃大」這句成語有點兒冷，不如說「阿 Q」更顯出嚴先生渾然天真的真誠。

讓台灣和世界交朋友

被稱為「飯店教父」的嚴長壽，是台灣觀光旅遊的領航人，長期關心台灣的發展，也參與多次國家的重要規畫、國際觀光事務。

林懷民形容亞都飯店「以沉澱了的世故的風華取勝」，因為它被很多人視為台灣社會某種公共財，如龍應台所說亞都承載著、累積著「一個城市含蓄的記憶」，為台北 典藏人文溫度。是由一群員工組成、每天仍在營運的「企業活體」。

因為嚴長壽「把音樂帶到台灣每個角落的想法」，當年投入社運的胡德夫，在 亞都的鋼琴前重新出發，從世界走回家鄉；在巴賽麗廳和亞都總統套房，有龍應台寫作《大江大海》專屬位子。包括多明哥、帕華洛帝、卡娃納等國際音樂家，也都 以亞都為四海之家。

二十八歲當上美國運通總經理，嚴長壽便把「以觀光旅遊讓台灣和世界交朋友」當成一生職志，因此，他積極參與台灣的觀光 國際事務，從組團到國外推廣，到參加亞洲旅遊協會、美洲旅遊協會，擔任世界傑出旅館系統亞洲主席、青年總裁協會世界大會主席、台北燈會主任委員、中華美食 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台北旅展主任委員、觀光協會會長，等等數不完的份外工作，無怨無悔。直到今天，初衷不變。

他始終相信「觀光旅遊有更 重大的意義，就是和全世界做朋友，而且是讓台灣和全世界做朋友。這是我這一生最大的信念。」

三十七年間，嚴長壽做過許多事，國際的、本 土的、有薪的、無給的，但是直到今天，這份初衷，這份熱情，沒有改變。如果要問，這一生到底什麼力量在驅使他不斷前進？他說，就是這個信念。

三 十二歲成為亞都麗緻飯店總裁。一九九七年，嚴長壽以自己的奮鬥故事寫成《總裁獅子心》：他，只有高中畢業；二十三歲，從美國運通公司的傳達小弟做起；二十 八歲，他已經是美國運通的總經理；三十二歲，他成為亞都飯店的總裁。

他在書裡提及：「自己其實是一個非常平凡的人，連大學都沒讀上，實在 沒什麼了不起。但是在很早的時候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有一個機緣認識自己的優點、了解自己的個性，在工作上證明自己的能力，對自己建立信心。」

在 軍中，從一個被大家誤會成孤僻、不合群的男孩，轉變成大家的好朋友。退伍的時候，部隊裡的老兵和士官長，總共五十幾個人一起請他吃飯，他們說：「阿兵哥退 伍，能讓五十幾個老傢伙合起來請客的人，你嚴老大是第一個！」

《總裁獅子心》這本書是因為當時應對一群青年朋友演講，獲得很大的回響，才 決定要出的。書名是出版社編輯覺得他相當符合獅子座的個性，而且認為：「給年輕人看的書就是要取這種名字！」而決定了。書一出版，立刻成為出版史上「最暢 銷的管理勵志類叢書」，以及金石堂書店「一九九七年最具影響力」、「蟬聯暢銷書排行榜最久」的書，也獲得了「一九九九年金書獎」，而嚴長壽更獲得「一九九 九年度菁鑽大章」。

二〇〇二年，出版了《御風而上》。這本書，同樣獲得「二〇〇二年金書獎」、也是金石堂書店「二〇〇二年最具影響力」的書。

嚴長壽一再叮嚀年輕人，「不是等到有錢了才有能力付出，事實上付出是一種精神、是一種能力」。在《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他提及「在在讓我們看到這世界還有愛、還有希望。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能力，讓自己活得更好更精采，你需要的很簡單，就是擁有天使的一雙翅膀，一支翅膀幫自己、一支翅膀幫別人，這一對翅膀將帶你飛翔、突破未來的天空，讓你更有力量，掌握這個世界！」

嚴長壽的行為舉止永遠那麼得體，衣裝高雅，早年他還曾被選為台灣十大最佳服裝男士）、風度翩翩、與人握手溫暖誠摯。他自己也是「明星」，但卻時時退居其後，凸顯友人。他有很好的文藝涵養，總是自稱外行，如同他朋友所說的：「永遠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好」。

《總裁獅子心》、《御風而上》是嚴長壽對年輕人的一片慈愛和鼓舞，而《你可以不一樣》這本書，則是嚴長壽一生對家國最誠摯的熱情和理想，他想和所有關懷台灣這片土地的人一起分享，更但願因眾人的分享願景、一起努力，讓台灣在未來贏得世人的友誼和尊敬。

嚴長壽在自序提到，《你可以不一樣》是他階段性步入幕後，為社會每個角落努力不懈者所寫。嚴長壽去年腎臟罹癌，曾住院治療；出院後，即以驚人的執行力成立公益平台基金會，全力投入在台東廢棄小學辦「希望學堂」。他希望由《你可以不一樣》鼓勵台灣中小企業投入社會發展公益，甚至大陸企業家也能參與內地城鄉發展。

二〇〇九年十月底，第六屆世界華商高峰會，嚴長壽演說：「中國的經濟將成為領導華人經濟成長的火車頭，這點我毫無懷疑，我以個人過去的舞台格局與經驗，實在無法告訴大家怎麼賺更多錢，但是我可以與大家談談，當賺完錢之後，發達富有之後，我們相對的也肩負了對人類更多的責任，以及世界對我們的期待，從一個未來世界公民的角色出發，我們要做什麼事。」

事實上，「大」未必美，「大」也未必強，更未必就會受到更多崇敬與尊重，只要時時觀照自心，自會找尋到自身或是企業最後的使命與價值。

嚴長壽希望透過這本書，能幫大家、幫台灣，找到正確的思考方式。因此，把自己的經驗，有層次的介紹出來。所有開發專家在會中談到的，都是整體定位的問題，先創造願景，然後跟著執行；而執行，又牽涉到如何規畫。寫這本書的動機，也是因為對生命種種無奈的理解和接受。他說「在人生的過程中我慢慢體會到：許多事無法一個人完全掌控。要完成一件事，牽涉的，不只是一個人的認知，還要群體的完全瞭解。」

天下文化出版的《你可以不一樣—嚴長壽與亞都的故事》，由嚴長壽口述、天下遠見主筆吳錦勳採訪整理，是嚴長壽卸下總裁之職前的重要報告。全書包含四部分，以利他精神貫串，處處可見嚴長壽化不可能為可能的人生拚鬥。

藉著描寫嚴長壽在亞都工作三十年的心路歷程，他以自己的人生證明了：做為一個人，不必然要優越的條件，依然可以為社會付出。他同時證明，一家公司不必最會賺錢，依然可以與社會緊密結合。

品味時間：

- 1、嚴長壽的「垃圾桶哲學」是什麼？你認同嗎？
- 2、你認為做一個城市人應具備何種人文特質？為什麼？
- 3、請分享看完這篇〈在一個有文人的城市裡〉的心得感想。